

十年踪迹十年心
典藏纪念版
沧月出道十周年

一直到很久以后，
他才知道，原来这一场千里的跋涉，
只不过是来做最后一次
无法相见的告别。



鼎剑阁
系列

磨铁图书2011
重磅作品

七夜雪

Qiyexue

沧月 Cang Yue 作品

沧月心血逐字修订
鼎剑传奇
盛装回归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沧月作品

系列
鼎剑阁

七夜雪



鼎剑阁
系列

七夜雪

Qiyexue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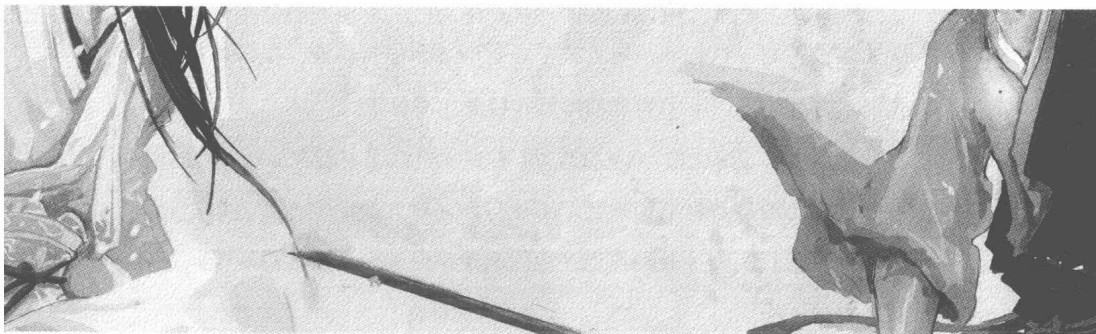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001 | 017 | 035 | 058 | 078 | 099 | 115 | 140 |
| 序 章 | 一 雪· 第一夜 | 二 雪· 第二夜 | 三 雪· 第三夜 | 四 雪· 第四夜 | 五 雪· 第五夜 | 六 雪· 第六夜 | 七 雪· 第七夜 |



| | | | | | | | |
|-----|-----|-----|------|-----|------|------|-----|
| 164 | 180 | 205 | 226 | 241 | 267 | 306 | 324 |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 往昔 | 刺杀 | 重逢 | 七星海棠 | 绝杀 | 参商永隔 | 今夕何夕 | 余光 |



【序章】



雪是不知何时开始下的。

如此之大，仿佛一群蝶无声无息地从冷灰色的云层间降落，穿过茫茫的冷杉林，铺天盖地而来。只是一转眼，荒凉的原野已经是苍白一片。

等到霍展白喘息平时，大雪已然落满了剑锋。

红色的血，落在纯黑色的剑上。血的腥味让两日一夜未进食的胃，痉挛起来。对于杀人向来手不沾血的他说来，这次杀的人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他剧烈地喘息，身体却不敢移动丝毫，手臂僵直，保持着一剑刺出后的姿势。

那是一个极其惨烈的相持：他手里的剑贯穿了对手的胸口，将对方钉在了背后深黑的冷杉树上。然而同时，那个带着白玉面具的杀手的剑也刺入了他的身体里，穿过右肋直抵肺部——在这样的致命一击后，两人的体力都到达了极限，各自喘息。

只要任何一方稍微动一下，立即便是同归于尽的结局。

荒原上，一时间寂静如死。

雪还在一片一片落下，无休无止，巨大的冷杉树如同一座座冰冷的墓碑指向苍穹。他和那个银衣杀手在林中沉默地对峙着，保持着最后一击时诡异的姿态，手中的剑都停留在彼此的身体里。

霍展白小心地喘息，感觉胸膛里扩张的肺叶几乎要触到那柄冰冷的剑。

他竭力维持着身形和神智，不让自己在对方倒下之前失去知觉。而面前被自己长剑刺穿的胸膛也在急促起伏，白玉面具后的那双眼睛正在缓缓黯淡下去。



看来，对方也是强弩之末了。

尽管对方几度竭力推进，但霍展白右肋上的剑卡在肋骨上，在穿透肺叶之前终于颓然无力，止住了去势，带着面具的头微微一侧，无声地垂落下去。

霍展白不做声地吐出一口气——毕竟还是赢了！

那样寒冷的雪原上，如果再僵持下去，恐怕双方都会被冻僵吧？他死死地望着咫尺外那张白玉面具，极其缓慢地将身体的重心一分分后移，让对方的剑缓缓离开自己的肺。

只有少量的血流出来。

在那样严寒的天气里，血刚涌出便被冻结在伤口上。

他花了一盏茶时间才挪开这半尺的距离。在完全退开身体后，反手按住了右肋——这一场雪原阻击，孤身单挑十二银翼，即便是号称“中原剑术第一”的霍七公子，也留下了十三处大伤。

不过，这也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吧？

不赶紧去药师谷，只怕就会支持不住了。

剑抽出一刹那，那个和他殊死搏杀了近百回合的银衣杀手失去了支撑，靠着冷衫缓缓倒下，在身后树干上擦下一道血红。

“嚓”，在倒入雪地的一刹那，他脸上覆盖的面具裂开了。

霍展白骤然一惊，退开一步，下意识地重新握紧了剑柄，仔细审视。然而这个人生气的确已经消散，雪落到他的脸上，也不会融化。

“唉，那么年轻，就出来和人搏命……”他叹息了一声，在那个杀手倒地之前，剑尖如灵蛇一般探出，已然连续划开了对方身上的内外衣衫，剑锋从上到下的掠过，灵活地翻查着随身携带的一切。

然而，风从破碎衣衫的缝隙里穿出，发出空空荡荡的呼啸，继续远去。什么都没有。

霍展白一怔，顿时感觉全身上下的伤口一起剧痛起来，几乎站不住。

怎么会这样？这是十二银翼里的最后一个了，祁连山中那一场四方大战后，宝物最终被这一行人带走，他也是顺着这条线索追查下来的，想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人应该是这一行人里的首领，如果那东西不在他身上，又会在哪里？

霍展白忍不住蹙起了眉，单膝跪在雪地上，不死心地俯身再一次翻查。

不拿到这最后一味药材，所需的丹丸是肯定配不成了，而沫儿的身体眼看一日比一日弱。自己八年来奔走四方，好容易才配齐了别的药材，怎可功亏一篑？

他埋头翻找，离对方是那么近，以至于抬起头就看到了那一双眼睛——死者的眼未完全闭上，微微合起，带着某种冷锐空茫又似笑非笑的表情，直直望向天空，露出的眼白里泛出一种诡异的淡蓝。

那种淡淡的蓝色，如果不是比照周围的白雪，根本看不出来。

只是看了一眼，心就猛然一跳，感觉有一种力量无形中腾起，由内而外地约束着他的身体。那种突如其来的恍惚，让他几乎握不住剑。

不对！完全不对！

本能地，他想起身掠退，想拔剑，想封挡周身门户——然而，他竟然什么都做不了。身体在一瞬间仿佛被点中了穴道，不要说有所动作，就是眼睛也不能转动半分。

怎么回事？这种感觉……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的身体和视线一起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牢牢地“钉”在那里，无法挪开。

然后，他就看到那双已经“死亡”的淡蓝色的眼睛动了起来。

那双眼睛只是微微一转，便睁开了，正好和他四目相对。那样的清浅纯澈却又深不见底，只是一眼，却让他有刀枪过体的寒意，全身悚然。

不好！他在内心叫了一声，却无法移开视线，只能保持着屈身的姿态跪在雪中。



比起那种诡异的眼白，瞳孔的颜色是正常的。黑，只是极浓，浓得如化不开的墨和斩不开的夜。然而这样的瞳孔映在眼白上，却交织出了无数种说不出的妖异色彩。在那双琉璃般的眼睛睁开的一刹那，他全身仿佛中了咒一样无法动弹。

那一瞬间，霍展白想起了听过的江湖上种种秘术的传说，心里蓦然一冷——

瞳术？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瞳术？

雪一片片落下来，在他额头融化，仿佛冷汗涔涔而下。那个倒在雪中的银翼杀手睁开了眼睛，嘴角浮出了一丝笑意，眼神极其妖异。虽然苏醒，脸上的积雪却依然一片不化，连吐出的气息都是冰冷的，仿佛一个回魂的冥灵。

“这是摄魂。”那个杀手回手轻轻按住伤口，靠着冷杉挣扎坐起，“鼎剑阁的七公子，你应该听说过吧？”

霍展白蓦然一惊，虽然他此行隐姓埋名，对方却早已认出了自己的身份。

杀手浅笑，眼神却冰冷，“只差一点，可就真的死在你的墨魂剑下了。”

霍展白无法回答，因为连声音都被定住。

摄魂……那样的瞳术，真的还传于世间么？不是说……自从百年前山中老人霍恩死于拜月教风涯祭司之手后，瞳术就已失传了吗？如今天下武林中，竟还有人拥有这样的能力！

“没想到，你也是为了那颗万年龙血赤寒珠而来……我还以为七公子连鼎剑阁主都不想当，必是超然物外之人。”杀手吃力地站了起来，望着被定在雪地上的霍展白，忽地冷笑，“只可惜，对此我也是志在必得。”

他转身，伸掌，轻击身后的冷杉。

咔嚓一声，苍老的树皮裂开，一颗血红色的珠子应声掉落手心。

霍展白低低啊了一声，却依旧无法动弹。

就是这个！万年龙血赤寒珠——刚才的激斗中，他是什么时候把珠

子藏入身后树上的？秋水她、她……就等着这个去救沫儿的命！不能死在这里……绝不能死在这里。

然而无论他如何挣扎，身体还是被催眠一样无法动弹，有强大的念力压制住了他。在那样阴冷黑暗的眼光之下，连神智都被逐步吞噬，眼神渐渐涣散开来。

怎么……怎么会有这样的妖术？

这个杀手，还那么年轻，怎么会有魔教长老才有的压迫力？

银衣杀手低头咳嗽，声音轻而冷。虽然占了上风，但属下伤亡殆尽，他自己的身体也已经到了极限。这一路上，先是从祁连山四方群雄里夺来了龙血珠，在西去途中不断遇到阻击和追杀。此刻在冷杉林中，又遇到了这样一位几乎算是中原首屈一指的剑客！

他急促地呼吸，脑部开始一阵一阵作痛。瞳术是需要损耗大量灵力的，再这样下去，只怕头疼病又会发作。他不再多言，在风雪中缓缓举起了手。

随着他的举手，地上的霍展白也举起了同一只手，仿佛被引线拉动的木偶。

“记住了，我的名字，叫做‘瞳’。”面具后的眼睛是冰冷的。

瞳？魔教大光明宫排位第一的神秘杀手？

魔教的人，这一次也出现在祁连山争夺那颗龙血珠了？魔教修罗场三界里杀手如云，数百年前鼎剑阁的创始人公子舒夜便是出自其门下，百年来精英辈出，一直让中原武林为之惊叹，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而眼前的瞳，是目下修罗场杀手里号称百年一遇的最顶尖人物。

那一瞬间，霍展白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

瞳的手缓缓转动，靠近颈部，琉璃般的眼中焕发出冰冷的光辉。

霍展白的眼神表露出他是在多么激烈地抗拒，然而被瞳术制住的身

体却依然违背意愿地移动。手被无形的力量牵制着，模拟着瞳的动作，握着墨魂，一分一分逼近咽喉。

雪鸮，雪鸮！他在内心呼唤着。都出去那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

“别了，七公子。”瞳的手缓缓靠上了自己的咽喉，眼里泛起一丝妖异的笑，忽然间一翻手腕，凌厉地向内做了一个割喉的动作！

不由自主地，墨魂划出凌厉的光，反切向持有者的咽喉。

“嘎——”忽然间，雪里传来一声厉叫，划破冷风。

瞳脱口低呼一声，来不及躲开，手猛然一阵剧痛。殷红的血顺着虎口流下来，迅速凝结成冰珠。

一只白鸟穿过风雪飞来，猝不及防地袭击了他，尖利的喙啄穿了他的手。

然后，如一道白虹一样落到霍展白的肩上。

是……一只鸮鹰？尽管猝不及防地受袭，瞳方寸未乱，剧烈地喘息着捂着伤口，目光却一直没有离开对方的眼睛。只要他不解除咒术，霍展白就依然不能逃脱。

但，即使他从未放松过对霍展白的精神压制，雪地上那个僵硬的人形却忽然动了一下！

仿佛体内的力量觉醒了，开始和外来的力量争夺着这个身体的控制权。霍展白咬着牙，手一分分地移动，将切向喉头的墨魂剑挪开。

这一次轮到瞳的目光转为惊骇。

怎么可能！已经被摄魂术正面击中，这个被控制的人居然还能抗拒！

来不及多想，知道不能给对方喘息，杀手瞳立刻纵身前扑，手里的短剑刺向对方心口。然而只听得铮的一声，虎口再度被震出了血。

墨魂剑及时地挡在前方，拦住了瞳的袭击。

地上的雪被剑激得纷纷扬起，挡住了两人的视线。那样相击的力道，让已然重伤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眼里盛放的妖异光芒瞬间收敛，向后

飞出去三丈多远，破碎的胸膛里一股血砰然涌出，在雪里绽放出大朵的红，随即不动。

龙血珠脱手飞出，落入几丈外的雪地。

霍展白踉跄站起，满身雪花，剧烈地喘息。

雪鹞还站在他肩膀上，尖利的喙穿透了他的肩井穴，扎入了寸许深。也就是方才这只通灵鸟儿的及时一啄，用剧烈的刺痛解开了他身体的麻痹，让他及时格挡了瞳的最后一击。

终于是结束了。

他用剑拄着地，踉跄走过去，弯腰在雪地里摸索，终于抓住了那颗龙血珠。眼前还是一片模糊，不止是雪花，还有很多细细的光芒在流转，仿佛有什么残像不断涌出，纷乱地遮挡在眼前——这、这是什么？是瞳术的残留作用么？

他握紧了珠子，还想去确认对手的死亡，然而一阵风过，衰竭的他几乎在风中摔倒。

“嘎！”雪鹞抽出染血的喙，发出尖利的叫声。

明白了——它是在催促自己立刻离开，前往药师谷。

风雪越来越大，几乎要把拄剑勉强站立的他吹倒。搏杀结束后，满身的伤顿时痛得他天旋地转。再不走的话……一定会死在这一片渺无人烟的荒原冷杉林里。

他不再去确认对手的死亡，只是勉强转过身，朝着某一个方向踉跄前进。

从十五岁进入江湖起，他就很少有将对手赶尽杀绝的习惯。

大片的雪花穿过冷杉林，无声无息地降落，转眼就积起了一尺多深。那些纯洁无瑕的白色将地上的血迹一分一分掩盖，也将那横七竖八散落在林中的十三具尸体埋葬。

巨大的冷杉树林立着，如同黑灰色的墓碑，指向灰冷的雪空。



白，白，还是白。

自从走出那片冷杉林后，眼前就只余下了一种颜色。

他不知道自己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跋涉了多久，也不知道到了哪里，只是一步一步朝着一个方向走去。头顶不时传来鸟儿尖厉的叫声，那是雪鹁在半空中为他引路。

肺在燃烧，每一次呼吸都仿佛灼烤般刺痛，眼前的一切更加模糊起来，一片片旋转的雪花仿佛都成了活物，展开翅膀在空中飞舞，其间浮动数不清的幻象。

“哈……嘻嘻，嘻嘻……霍师兄，我在这里呢！”

雪花里忽然浮出一张美丽的脸，有人对他咯咯娇笑，“笨蛋，来捉我啊！捉住了，我就嫁给你。”

秋水？是秋水的声音？……她、她不是在临安么，怎么到了这里？

难道是……难道是沫儿的病又加重了？

他往前踏了一大步，伸出手想去抓住那个雪中的红衣女子，然而膝盖和肋下的剧痛让他眼前一阵阵发黑。只是一转眼，那个笑靥就湮没在了纷繁的白雪背后。

奔得太急，枯竭的身体再也无法支撑，在走了三步后颓然倒下。

然而他的手心里，却一直紧紧握着那一枚舍命夺来的龙血珠。

“嘎——嘎。”雪鹁在风雪中盘旋，望望远处已然露出一角的山谷，叫了几声，又俯视再度倒下的主人，焦急不已，振翅落到了他背上。

“嚓”，尖利的喙再度啄入了伤痕累累的肩，试图用剧痛令垂死的人清醒。

但是，这一次那个人只是颤了一下，再也不能起来。

连日的搏杀和奔波，已然让他耗尽了所有体力。

“嘎嘎！”雪鹁的喙上鲜血淋漓，爪子焦急地抓刨着霍展白的肩，

抓出了道道血痕。它在发现主人真的再也不能回应时，踌躇了一番，终于展翅飞去，闪电般投入了前方葱茏的山谷。

冰冷的雪渐渐湮没了他的脸，眼前白茫茫一片，白色里依稀有人在欢笑或歌唱。

“霍展白，我真希望从来没认识过你。”

忽然间，雪中再度浮现了那个女子的脸，却是穿着白色的麻衣，守在火盆前恨恨地盯着他——那种白，是丧服的颜色，而背景的黑，是灵堂的幔布。她的眼神是那样的哀痛彻骨，冰冷得接近陌生，带着深深的绝望和敌意。他怔在原地。

秋水……秋水。那时候我捉住了你，便以为可以一生一世抓住你，可为何……你又要嫁入徐家呢？那么多年了，你到底是否原谅了我？

他想问她，想伸出手抹去她眼角的泪光，然而在指尖触及脸颊前，她却在雪中悄然退去。她退得那样快，仿佛一只展翅的白蝶，转瞬融化在冰雪里。

他躺在茫茫的荒原上，被大雪湮没，感觉自己的过去和将来也逐渐变得空白一片。

他开始喃喃念一个陌生的名字——那是他唯一可以指望的拯救。

那个既贪财又好色的死女人，怎么还不来？在这个时候放他鸽子，玩笑可开大了啊……他喃喃念着，在雪中失去了知觉。

远处的雪里，依稀传来了窸窣声。

那是有什么东西，在雪地里缓慢爬行过来的声音。

“丁零零……”

雪还是那样大，然而风里却传来了隐约的银铃声，清脆悦耳。铃声从远处的山谷里飘来，迅疾地几个起落，就到了这一片雪原上。



一顶软轿落在了雪地上，四角上的银铃在风雪中发出清脆的响声。

“咦，没人嘛。”当先走出的绿衣使女不过十六七岁，身段袅娜，容颜秀美。

“绿儿，雪鹞是不会带错路的。”轿子里一个慵懒的声音回答，“去找找。”

“是。”四个使女悄无声息地把撩开的帘子挂好，退开。轿中的紫衣丽人拥着紫金手炉取暖，发间插着一枚紫玉簪，懒洋洋地开口，“那个家伙，一定又是趴在了半路上，他总是让我们出来接，实在麻烦啊——哼，下回的诊金应该收他双倍才是。”

“只怕七公子付不起，还不是以身抵债？”绿儿掩嘴一笑，却不敢怠慢，开始在雪地上仔细搜索。

“嘎——”一个白影飞来，尖叫着落到了雪地上，爪子一刨，准确地抓出了一片衣角。用力往外扯，雪扑簌簌地落下，露出了一个僵卧在地的人形。

“咦，在这里！”绿儿道，弯腰扶起那个人。

那个人居然还微微睁开眼睛，看到来人，微弱地翕动着嘴唇。

“别动他！”耳边风声一动，那个懒洋洋的谷主已然掠到了身侧，一把推开使女，眼神冷峻，第一个动作便是弯腰将手指搭在对方颈部。

怎么？

绿儿跟了谷主多年，多少也学到了一些药理皮毛，此刻一看雪下之人的情形先吃了一惊。跟随谷主看诊多年，她从未见过一个人身上有这样多、这样深的伤！

那些大大小小的伤口遍布全身，血凝结住了，露出的肌肤已然冻成了青紫色。

这个人……还活着么？

“还好，脉象未竭。”在风中凝住了半晌，谷主才放下手指。

那个满身都是血和雪的人抬起眼睛，仿佛看清了面前的人影是谁，

露出一丝笑意，嘴唇翕动着，吐出了一声微弱的叹息，“啊……是、是你来了？”

他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将左手放到她手心，立刻放心大胆地昏了过去。

“倒是会偷懒。”她喃喃抱怨了一句，注意到伤者的左手紧紧握着，她皱了皱眉，伸手掰开，忽地脸色一变——一颗深红色的珠子滚落在她手心，带着某种逼人而来的凛冽气息。

这、这是……万年龙血赤寒珠？

原来是为了这个！真的是疯了……他真的夺来了万年龙血赤寒珠！

可是，即便是这样，又有什么用呢？

她怔了半晌，收起了那颗用命换来的珠子，咳嗽了几声，抬手招呼另外四个使女，“帮我把他抬到轿子里去——一定要稳，不然他的脏腑随时会破裂。”

“是！”显然是处理惯了这一类事情。四个使女点头，足尖一点，俯身轻轻托住了霍展白的四肢和肩背，平稳地将冻僵的人抬了起来。

“咳咳……抬回谷里，冬之馆。”她用手巾捂住嘴咳嗽着，吩咐。

“是。”四名使女将伤者轻柔地放回了暖轿，俯身灵活地抬起了轿。足尖一点，便如四只飞燕一样托着轿子迅速返回。

风雪渐渐小了，整个荒原白茫茫一片，充满了冰冷的让人窒息的空气。

“咳咳，咳咳。”她握着那颗珠子，看了又看，剧烈地咳嗽起来，眼神渐渐变得悲哀。

这个家伙，真的是不要命了。

可是，就算是这样……又有什么用呢？

“小姐，你干吗把轿子让给他坐？难道要自己走回去么？”她尚自发怔，旁边的绿儿却嘟囔着踢起了一大片雪，“真是个人见人厌的家伙啊，手里只拿了一面回天令，却持续来了八年，还老欠诊金……小姐你怎么



还送不走这个瘟神？”

“咳咳，好了好了，我没事，起码没有被人戳了十几个窟窿。”她捧着紫金手炉，躲在猢狲裘里笑着咳嗽，“难得出谷一趟，看看雪景也好。”

“可是……”绿儿担忧地望着她一眼，“小姐的身体禁不起……”

“没事。”她摇摇手，打断了贴身侍女的唠叨，“安步当车回去吧。”

然后，径自转身，在齐膝深的雪里跋涉。

雪花片片落到脸上，天地苍茫，一片雪白。极远处，还看得到烟织一样的漠漠平林。她呼吸着凛冽的空气，不停地咳嗽着，眼神却在天地间游移。多少年了？自从流落到药师谷，她足不出谷已经有多少年了？

多么可笑……被称为“神医”的人，却病弱到无法自由地呼吸空气。

“小姐！”绿儿担忧地在后面呼喊，脱下了自己身上的大氅追了上来，“你披上这个！”

然而她忽地看到小姐顿住了脚步，抬手对她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眼神瞬间雪亮。

“你听，这是什么声音？”侧头倾听着风雪里的某种声音，她喃喃道，霍然转身，一指，“在那里！”

“刷”，话音方落，绿儿已然化为一道白虹而出，怀剑直指雪下。

“谁？”她厉喝。

一蓬雪忽地炸开，雪下果然有人！那人竟赤手接住了那一剑！

然而，应该也是已经到了油尽灯枯，那人勉强避开了那一击后就再也没有力气，重新重重地摔落在雪地里，再也不动。绿儿惊魂方定，退开了一步，拿着剑对着对方的后心，发现他真的是不能动了。

“是从林里过来的么……”小姐却望着远处喃喃道，目光落在林间。

那里，一道深深的拖爬痕迹从林中延出，一路蜿蜒着依稀的血迹，一直延伸过来。显然，这个人是从冷杉林里跟着霍展白爬到了这里，终于力竭。